

一部别有意味的**黑色幽默**

一段历经折腾的**苦涩青春**



实力派网络作家**清秋子**的最新力作

清秋子◎著

折腾十年

Zheteng
Shinian

——我的青葱岁月

我们年少时

就是那一行行挺拔的青葱 顶着露 沐着风 有无限的风华

然而突如其来地 时代暴雨就卷了过来 如马踏青苗

从此我们生涯的记录里就是一片狼藉 没有一天是顺当的时候

 安徽文艺出版社

一部别有意味的**黑色幽默**

一段历经折腾的**苦涩青春**

实力派网络作家清秋子的最新力作

清秋子◎著

折腾十年

Zheteng
Shinian

——我的青葱岁月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折腾十年:我的青葱岁月/清秋子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06. 1

ISBN 7 - 5396 - 2660 - 7

I. 折... II. 清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33618 号

折腾十年

清秋子 著

责任编辑:凌敏 秦雯

出 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网 址:www. awpub. com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合肥义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:5

字 数:150,000

印 数:6000

版 次: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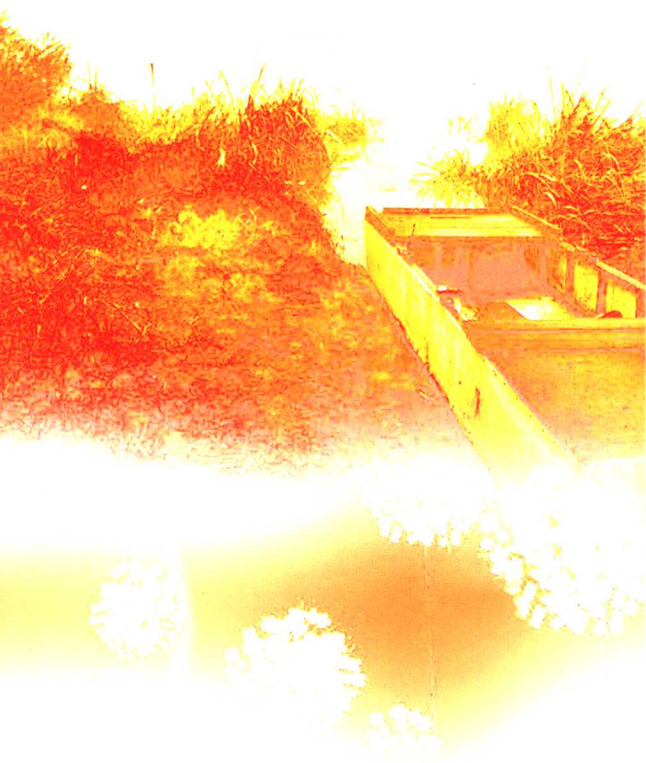
标准书号:ISBN 7 - 5396 - 2660 - 7

定 价:12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实力派网络作家清秋子的最新力作





实力派网络作家清秋子的最新力作

一部别有趣味的**黑色幽默**
一段历经**折腾**的**苦涩青春**
实力派网络作家清秋子的最新力作
清秋子

折腾十年

Zheteng
Shinian

——我的青春岁月

我们年少时
就懂得一些行窃般的奥妙 学着露 学着玩 有宠物的风车
然而长大后我们 却只懂得拥有了过去 却已回身而
从此我们生活的记忆便成了一片废墟 没有一天是晴朗的时候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题

记

“我的青葱岁月”——我随手写下的这个标题，也可能是从隔夜梦中得来的灵感。忽然地，就很喜欢这个意象。诸位年轻的读者都是见多识广的，跟麦当娜或比尔·盖茨握过手的，也可能太有人在；但是，你们大概都没见过田野里成片成片的青葱吧？风一拂动，其色彩就有变化，那种水灵灵的新鲜，会让你感到生命真的是很纯净。

我们年少时，就是那一行行挺拔的青葱，顶着露，沐着风，有无限的风华。然而突如其来地，时代暴风雨就卷了过来，如马踏青苗。从此，我们生涯的记录里就是一片狼藉，没有一天是顺当的时候。

如此三十多年过去，终于有资格像张爱玲女士那样叹一声“三十年前的月亮”了，真该谢天谢地。

老了之后，再看到小孩子们无邪而任性的样子，禁不住就要想，我们那时候，不也就这样吗？人有高低贵贱，而郁郁葱葱的少年时代，我看，谁跟谁，那都是差不多的。

题

记



序 幕

那一年，天塌了，我们还挺乐，是不是有点儿傻啊？但那时我们不这样认为。我们认为是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好时代。我们那时代，算算距今已足有 37 年，好家伙，民国才多少年哪！遥远的年代呀。在座的百分之九十九，在那时都还不是人，连细胞都不是，仅仅是基因罢了。在你们还只是基因的时候，发生了什么，听我细细讲来。

37 年前，论风气、论价值观、论城市风貌，与今天可差了远去了。要搁你们看，那时候人都是山顶洞人，灰不溜丢，要吃没吃，要喝没喝，面有菜色，就知道唱语录歌。这其实都是瞎扯，是那一帮子少壮派学者吓唬你们呢。那时候，好啊！不过，我得边讲边穿插着介绍基本情况，不然先讲基本情况，大伙没听完就得睡着了。

言归正传，话说 1966 年 4 月底，学校停了我们年级一个月的课，干吗？让我们下厂劳动。那时候其实也是应试教育，不过没有现在狠。那时候讲究德智体全面发展，生怕培养出

我的青春岁月

ZUETENCSUNIAN

书呆子,没法儿担当时代大任。中学里每天最多五节课,下午基本是踢足球。女生踢不了,就跳大绳。总之是逼着你上露天操场。学校又怕我们四体不勤,一年两三次,要我们下厂下乡,干活儿,说是不能做温室花朵,要做大风大浪里的雄鹰。那么,这回雄鹰要去哪儿呢?离我们学校不远,一个木制文具厂。小厂不大,在郊外,后面就是庄稼地,用现在的眼光看,挺环保的。我们那时候是初一,小孩儿。小孩儿能劳什么动,瞎扯呗。不过那时候可没人敢说。假模假式的班主任动员时讲得挺严肃,向工人师傅学习,怕苦不行,出废品也不行。那时候人简单,说干就干。搁现在,你给停一个月课,那家长还不得揣着菜刀找校长玩命?那时候不,咋说咋有理。

我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,家里没工人,因此,我没有工作服。我姥姥那时候挺神,不知道打哪儿给我弄了一套来。没准儿是花三块钱跟哪个工人家买的,那时候阶级阵线还不清晰,大伙都相处得不错,阶级阵线上糊里八涂。这工作服一穿,松松垮垮,还真有点儿工人样儿。那时候工人挺牛,主人哪!一穿上工人衣服是不同,走在大街上人都瞧我:这小童工还挺精神啊!

现在想起来,那厂子整个是一手工作坊,八成是街道办的。有几个技术上过硬的老工人,都三四十岁吧,剩下是一帮老娘们。说老娘们,是我那时的眼光,其实没多老,二十五六而已。以我今天的眼光看,那就是含苞欲放的花(我那时太不会看人)。她们整天唧唧喳喳,张家长李家短。我们去了,她们就研究谁家有啥、谁家官儿大。对家里官儿大的,挺尊重;对家里





有钱的，挺蔑视（是嫉妒也说不定）。这些问题都不大，因为都搁不到桌面上来，心照不宣而已。主要是那个时代品评人，有个重要标准，不是能干不能干，就是手巧不巧。笨手笨脚的人最受歧视。像现在的这些小孩儿，娇生惯养，要搁那时候就得让人歧视死，不等考上清华就得自个儿窝囊死。我就是个天生的笨人，给文具制品刷漆，弄得满身是油漆，人一看就是个废物。那时候没让人给窝囊死，还真是因为心理素质还比较好。

这手工作坊嘛，就谈不上什么规范了，工人等于工匠，技术标准就是手艺。俩老工人，一个喜欢刷薄漆，一个喜欢刷厚漆，这个看着合格的，那个看着就不合格。我们也不傻，刷厚了就交给爱厚的那师傅去检查，刷薄了就交给爱薄的那师傅去检查——准成。那年头，老工人厉害，一看你刷得不好，脸一拉，跟现在的老板似的，要吃人的样子。想起来，我们那时的小孩儿也挺不容易，那么小，就得看人脸色。工厂虽小，倒像模像样，有黑板报、篮球场。厂子给工人发工作服、劳保手套。这些东西工人用得省，用不了的，自己拿废品站换钱去。总的说，工人还是穷啊，多一毛钱是一毛钱。

日子就这么过，干干活，工间休息打打篮球，下午休息还读读报。那报纸内容本来就没意思，还正经八百地念，搁现在看，撑的八成是！

说话来到“五一”节，休一天，紧接着就上班。估计是接到了订单。厂里那时候，就有点儿市场经济意识了。可这个“五一”节，不大平凡。“戏匣子”里播了一篇《人民日报》的文章《评“三家村”》，作者叫姚文元。什么是“三家村”呢？那是《北京晚

我的青葱岁月

ZHETENCSHILIAN

报》的一个专栏名,叫“三家村札记”。作者有三个:吴晗、邓拓、廖沫沙。仨人全都大名鼎鼎,是学者、报人、杂文家。我们那时候小孩儿,不知道谁是谁。但从那一天起,我一辈子就忘不了这仨名儿了。那时候电视不普及,广播还挺普及,街上就有大喇叭,天天早上《东方红》的曲子一放完,就播社论。好家伙,气壮山河啊,那是什么播音员?“中国第一播”!从那天起,俩播音员,一男一女,点谁的名儿谁死。

大喇叭一响,你就听吧:“评三家村……评三家村……”带回音的,这就叫“山河震荡”。5月2日干活儿的时候,一老工人就念叨开了:“我听广播说怎么回事儿?出坏人了?吴晗、邓戳……”一老娘们就抢白他:“什么邓戳?邓拓!看你那耳朵!”

起风了,我们却不知道,每天早上照常夹着饭盒上工去。斯大林大街四排大白杨树刚发绿芽,用陕北话讲,“绿个缨缨的”,好看。每天的程序还是刷油漆,打篮球,读报纸,看老工人脸色,听老娘们瞎掰。过了半个月,学校忽然给我们下了紧急命令:回校学习文化大革命理论。

撤!那时节,漫卷诗书喜欲狂啊!再见了,工人老大哥。再见了,碎嘴子老娘们儿。你们就好好地刷漆吧。一老娘们神色黯然地说:“你们这就走啦?我们还得在这干一辈子哪!”我听出这是真心话,但那时体会不出,里边含有多少辛酸。我当时还想呢,干一辈子工人有什么不好?主人哪,多自在,还能给别人脸色看。

终于熬到头了。工作服,沾了一身臭油,扔了!书包背好,上学!不过,学校还是那个学校,星星还是那个星星,我们的日






子可不同喽。就在我们重新跨进校门时，人类历史上的大折
腾，已经开始啦……


我的青春岁月

ZHETENG SHUNIAN



那场大折腾，一家伙就延续了两年多还没完。当武斗、游行、大辩论都渐渐尘埃落定时，我们已经从13岁小孩变成16岁小孩了。那时我们还不知道，我们这一生，就这么，已经成了废品了。你想啊，中学一年级还没上完，所有的教育就全部停止，放到现在，不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吗？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，思想的成熟度，在某个意义上，好像就永远停止在13岁了。

1968年，那真是好日子啊。派仗不打了，工人照旧在做工，农民照旧在种田，学生们没事情干了，逍遥、自由到百无聊赖。我们还是天天往学校里跑，侃大山，传小道消息，从图书馆偷书看，游野泳。青春意识也萌动啦，如果一伙男生走在路上，迎面来了一伙女生，那就——都紧张得如同大兵压境，谁都不说话，喘气也有点儿急。像现在的新人类打情骂俏、钻小树林、书包里带避孕套，那我们不敢，那时候是流氓分子才那么干。如今这不叫流氓了，叫新人类了，但我们也老了，老到快不算人类了。





可是，好日子在 1968 年冬，突然结束了。12 月 22 日，三九严寒，喇叭里的声音又开始震荡山河了。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很有必要。”得，二话别说，学生哥，走吧。

那时候的孩子，傻呀。现在的少壮学者们说起这件事情，心都在流血，可我们那时候乐着呢。再见吧，学校。再见吧，头脑僵化的父母。儿女们就要远游了，一去不复返。父母呢，那时候也傻，不知道这一送就把孩子给送地狱里去了。那时候一帮孩子，初中一年级的程度，数学才学到二元二次方程，物理、化学一窍不通，文学水平仅仅能做顺口溜，肩不能担，手不能提，这不就是废人一个吗？把这样的孩子送到农村干苦力，那不就是毁你没商量吗？

可我们那时候犯愁的不是这个，是谁跟谁一块儿下去。那时候，其实是挺自由的，谁跟谁组成集体户，全凭自愿。就是说，你可以自愿选择同伴，现在的少壮学者，起码还做不到能自由选择同事，但我们那时候能。

我和我们班的几个同学，在即将下乡的前夕，突然陷入了大尴尬。那时候班级里有 30 来人，有 10 来名不跟本班同学结伴，自己想办法走了。其余的，有 10 来名老爹是干部，自己也曾经是班干部的，组成了一户，可以称为“精英户”吧，也走了。最后剩下 10 来个，没人要了。

组户是秘密进行的，组织好了以后，跟工人宣传队和班主任一说，当即就获批准。那时候学校有工宣队，大老粗也来管学校，不过这帮爷们儿还算文明，都戴着白线手套，跟山本五

我的青葱岁月

ZHETENGC SHINIAN

十六似的，很利索。工宣队也替精英们保了密。等精英们一走，我们这些臭鱼烂虾才知道内情，都懵了，敢情造反造了半天，精英还是精英，白丁还是白丁，革命党人终究是不要阿 Q 的。愤怒、屈辱，笼罩着年轻的心，大伙郁闷了好几天。家长也跟着急——我们的孩子怎么没人要啊？

革命形势却是刻不容缓，1 月底之前，各中学所有的学生都要走完。臭鱼烂虾们更绝望了。

这时候，班主任出手相助，先联络好了六个男的臭鱼，两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，两个工人家庭出身的，两个小市民家庭出身的。又帮助我们联络好了四个女的烂虾，全是工人家庭出身。男女鱼虾们一凑，虽然彼此都不甚满意，但同仇敌忾，管不了那么许多了。当场立盟，同生共死，杀奔农村。

那个时候工宣队也是高效率，比给加西亚送信的那傻冒儿差不了多少，立马下乡去给我们踩点。好地方都给先下的集体户占了，工宣队是真急了，先北上前郭尔罗斯，回来后跟我们直摇头，说：“不行，太穷，盐碱地。”然后又跑。两天后，喜讯传来：在东南方向的延边自治州也就是长白山下，找到了一块宝地。

男臭鱼“小迷糊”最先知道的信息。那天我们正在操场上，小迷糊跑过来，喜形于色，拿笔在手心上写给大家看：“延边敦化县官地公社东甸子大队十小队”，大伙像抢橄榄球似的围着看，完了就回头去找地图，确定方位。那兴奋，简直就像当年有志青年找到了……行了，不说了。那时候的孩子，蠢啊，该哭的时候，却高兴得像摸奖摸着宝马车一样。





从此，这个“官地”，这个“东甸子”，在地图上处于郁郁葱葱一脉绿色上的圆点，就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个驿站。

我们是1969年1月17日下的乡，在此之前的一个多月，是我们东甸子集体户臭鱼们极度亢奋的时期。我们有联络站，联络站就设在龚本辉家里，老龚体魄健硕，但手脚却不大灵，体育上不行，也是个废物。他老爹是军医大的教授，这个出身很微妙，既臭又香，但终究被精英们抛弃，跟我们混到一起来了。他气不过，要干一番给人看看，自然成了我们一伙的头儿。在风情方面，他开化得又比较早，已经谈过两年恋爱，因此负责跟女生联络的也是他。女虾方面也有个头儿，叫关美玲，人如其名，漂亮得让人不敢直视。男女鱼虾们在严峻形势下，早已抛弃了封建礼教，多次聚会，挨家串门，以便将来回城探亲好捎东西。又秘密举行会议，商量准备工作，如厚棉衣厚棉被的缝制，下乡后如何应对农民，集体户里如何分工等等，思绪绵密老到。现在想来，真不像是少年人。

恋爱意识自然也在萌动。虽然鱼虾中六男四女，不敷分配，而且有两条虾还是恐龙，但不管那么许多了，乡下还有的是“小芳”。儿女情长，留待他日。

1月份的长春，天寒地冻，我们奔波终日，毫不疲倦。那时候，城里还有大群的乌鸦，暮色苍茫时，就在暗红的天际轰轰地飞，铺天盖地。我们从火车站附近的老龚家出来时，看到这景象，觉得甚为惬意。一个时代就要结束了，一些难以想象的故事就要开始了，这是何等难忘的时刻！老龚是个好男中音，他送我们出来，说：“唱个歌吧。”我们在他家的小庭院中小

我的青春岁月

ZHETENGC SHINIAI

驻，听他引吭高歌《航标兵之歌》，其中的一句，让我们内心顿感苍凉——

“前面的道路崎岖又漫长……”

火车站的那个方向，汽笛长鸣，浓烟滚滚。我们互道再见，各人的身影，在夜色里鱼一样地四散了。

这一折腾就折腾了十年。

折腾十年

